

西南師範大學

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叢書

# 四川方言詞語考釋

• 蔣宗福 著 •



巴蜀書社

H172.3

786

西南師範大學

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叢書

# 四川方言詞語考釋

蔣宗福 著

巴蜀書社

中國·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川方言詞語考釋/蔣宗福著.-成都:巴蜀書社,  
2002.1

ISBN 7-80659-371-3

I. 四... II. 蔣... III. 西南官話-詞語-研究-  
四川省 IV. H172.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22831 號

策劃組稿 汪啓明

責任編輯 周道貴

封面設計 李文金

**四川方言詞語考釋**

蔣宗福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總編室電話(028)6656816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發行科電話(028)86662019  
成都金龍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2002年9月第一版

印張 28.5  
2002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59-371-3/H·28

定價:65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西南師範大學

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叢書

主編	喻遂生	汪啓明
學術顧問	劉又辛	
編委	毛遠明	蔣宗福
	方有國	李茂康
	段志洪	何志華
	楊宗義	

- ◎四川省“九五”社科規劃青年項目
- ◎重慶市“九五”社科規劃青年項目
- ◎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  
中國俗文化研究所重大研究項目基金資助項目

## 作者簡介

**蔣宗福** 四川省梓潼縣人，生於1957年11月。現為西南師範大學教授，漢語言文字學重慶市重點學科學術帶頭人，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點負責人，碩士生導師。2000年9月受聘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專職研究人員。曾在中師執教6年。1990年7月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獲碩士學位。1994年晉升副教授，1998年6月晉升教授。先後承擔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項、部省級科研項目4項。科研成果分獲重慶市政府一、二等獎，教學獲重慶市優教成果一等獎、教育部國家級優教成果二等獎。1997年獲西南師範大學優秀教師獎。著有《語言文獻論集》、《敦煌禪宗文獻研究》等，另有《春秋公羊傳注疏》點校等5種。

## 內容提要

本書是第一部對四川方言詞語進行系統考釋的專著，是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對漢語詞彙發展演變所作的專題研究，是漢語方言詞彙研究的深入，並力圖揭示這些詞語在歷史上與全民族文化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為構建科學完備的漢語史提供依據。

本書前言部分對方言詞語考釋的意義和方法作了全面的論述，考釋部分解讀、破譯了古代文獻典籍中的許多疑難問題。計考釋詞語 1970 條，其中《漢語大詞典》和《漢語大字典》失收的詞語或義項 749 條（不包括首字相同的異形詞），詞源提前或提供書證的 370 條，幾種有關四川方言的詞典失收而又可考源並且還保存在今四川某地方言中的詞語 250 餘條，並對部分辭書的誤釋作了匡補。本書按漢語拼音字母音序排列，每一詞條先列詞目，以漢語拼音和國際音標加注四川方言讀音，再詳釋其義，列舉有代表性的書證和必要的分析論述，力求充分佔有材料，儘量反映出該詞語在各個時代各種文獻中的消長變化，特別注意考察發掘每一詞語的源流嬗變，把活的方言詞語與古典文獻用例結合起來，對詞義的發展演變提供活的方言證明，互為印證、相互發

明、古今貫通，使理論觀點的闡述與實證考辨有機結合。書後附總詞目筆畫索引，凡《漢語大詞典》和《漢語大字典》未收的詞語或義項，於總詞目表該條詞語前加\*號說明，無書證或書證過晚於該詞語前加△號，以提請讀者注意，並為將來辭書修訂提供方便。



# 序

劉又辛

讀了蔣宗福教授的《四川方言詞語考釋》書稿，頗為感奮。願在此書出版之際寫出點想法，當做序言。

首先，我覺得這部著作的出版，可以代表華語詞彙研究的深入和傾向。從近百年來中國語言學發展的歷史來看，新的中國語言學是在傳統語言學基礎上，吸取國外語言學的新理論新方法逐漸發展而形成的。從當前的情況來看，中國新語言學的幾個方面，發展的步子很不一致，音韻學的步子快一些，其次是語法學，詞彙學最落後。在詞彙研究中，方言詞彙的研究更為落後。

漢代揚雄的《方言》，是中國第一部記錄當時各地方言詞彙的詞書。從這部書的體例、框架和研究方法來看，不但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有特殊的價值，而且從世界語言學的歷史看，也沒有前例。但是這個傳統，並沒有完整地繼承下來。明清以來的小學家，有些記錄方言詞彙的著作，當然功不可沒。二十世紀音韻學家用歐洲語言學方法調查各地方言，重在音韻，詞彙調查祇能充當音韻比較的依託。直到六十年代初步的全國方言普查工作告一

段落後，纔又根據一個簡單的方言詞彙調查提綱粗略地作了一些彌補性的調查。現在雖然將這些材料編印成書，但是從漢語詞彙史的角度看，這方面的工作還剛剛開始。不但各地方言詞彙的調查有待深入，方言詞彙的考釋研討工作也要跟上去。

講到詞語考釋，傳統語言學最常用的方法是用歷代典籍中的用例加以比較分析，用以考證一個個詞語的源流變化。但是，考證詞語祇靠典籍中的書證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典籍中的用例祇是歷代口語詞彙使用總量的一小部分。一個詞語在產生以後，便在當時及後代的人群中使用，用例不可勝數，祇是偶然被人在書面語言中使用，有些典籍僥倖保留下來，纔可能成為考證者的書證。至於大量的例證，祇能在方言詞彙的海洋中去發掘。我們試拿古代的詞彙類典籍如《爾雅》、《廣雅》、《方言》、《說文解字》來考查，每部書都有許多來歷不明需要考釋的字、詞。清代小學家花了很大功夫考證這些詞語，仍然不能做到一一落實。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沒有充分運用方言中的活材料。

考證漢語詞語充分使用方言材料，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中華民族是歷史悠久、文化傳統從未中斷過的民族。華語（漢語）是中華民族使用的語言，是中華文化的載體，又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四五千年來，許多來源悠久的詞語，有的在通語（上古的雅言，《方言》中的“通語”，近古近代的“官話”）中消失了，但在一些方言中還保留着。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一切有民族特色的風俗、習慣、禮儀和語言，都是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都包括在“禮”這個範疇中。從人類社會學的觀點看來，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她的“禮”往往是很有生命力的。一種風俗，一種語言中的詞語，可能在原發地已經消失了，變了，但隨着民族的遷

移，往往在一些邊遠地區還保留着。這是一個普遍規律，現在研究漢語詞彙史的朋友，已經認識到這一點，這類論著也逐漸多起來，這是一個好現象。

但是，方言中的詞語，要經過認真的考釋，纔能知其所以然。因為，很多詞語，字形、讀音、詞義，有時很難同古籍或通語中的記載掛鉤。因為方言中保存的古語，也在變化。因此，考釋是很不容易做的一套學問。六年前，我在《重慶方言詞解·序》中曾說過這個意思。當時曾曉渝幾位學友編那部書時，我曾建議把一些詞語考證清楚，書名就叫“重慶方言詞語考釋”。我說，如果能考證出三五百條，就很不錯了，後來因為急於出版，祇得改了書名，用個“解”字，意思模糊些，躲過了考釋這個難關。現在蔣宗福教授的這部書就要出版了，我之所以感到高興，正由於上述種種原因。

考釋方言詞語，其要點有二：一是求源，二是比較。求源就是從古籍中覓取詞語的源頭和書證，比較是用方言詞語同通語或其他方言中相同相關的詞語相比較。如果從這兩方面都得到印證，是最完善的考釋。如果祇從一方面得到可靠的印證，能令人信服，也是好的。反之，如果兩方面的印證都缺乏，也可以把前人和自己的揣測列舉出來，注明“待考”字樣，以示“闕疑”，等待後來人的補充糾正。這種方法，可以簡略地稱之為歷史比較法。

用這個標準來衡量蔣先生的這部書，我認為，作者所使用的方法，大體上是這種方法。書中有不少精闢的考釋，或采自通人，或是作者的卓識，都足以令人信服。

但是，考釋詞語，尤其是考釋四川方言詞語，是很艱巨很困

難的一項大工程。要把大多數詞語的考釋做到完美無缺，決不是短期內靠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我誠懇地希望，作者能把這部書當作“初版”，在若干年後，能夠大加補正，寫成一部可以傳世的佳作。是為序。

2001年11月22日

# 前 言

## 一、四川方言及其現狀

所謂四川方言，我們採用通行的說法，指以成都話為代表的四川官話。

四川方言屬北方方言，使用的範圍，從地理和行政區劃上說，包括重慶市直轄以前的四川全境及周邊鄰省部分地區。因為在歷史上，這些周邊地區與四川的行政區劃，都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並且四川方言對此也有着長期的影響。目前使用四川方言的人口達一億多。因此，四川方言在北方方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時在西南官話中也占主導地位。

四川方言與普通話在語音、詞彙和語法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一致性，但作為地區方言，仍有許多自身的特點，尤其是詞彙與普通話詞彙有較大差異。

四川話一般無舌尖前音和舌尖後音的區別；鼻音、邊音往往不分；前鼻韻和後鼻韻不分，並往往讀前鼻韻。

四川話的聲調有 4 個，調值分別為 55、21、53、213。普通話的聲調 4 個，調值為 55、35、214、51。兩相比較，祇有陰平完全相同，四川話的上聲和去聲與普通話的去聲和上聲非常接近，順序則掉了個兒。

四川方言雖然屬於北方方言，有些詞的意思與普通話相同或相近，但讀音則相差很大。例如，《現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現漢》）P819：“孬 *náo* 〈方〉 ①壞，不好。②怯懦；沒有勇氣。”“*náo*”這個讀音是北方音，而《四川方言詞典》P306：“孬（慳、鄙）*pie*<sup>4</sup>（形）不好；差。”除了“壞，不好”這個意思相同外，聲韻調則完全不同。

更重要的是，四川方言中還有相當數量的詞語含義與普通話有異。例如，在四川話中，吃酒：指吃喜酒。不好：指生病。編排：意為捏造，編造。帶頭：①搭配的人或物；②指女人改嫁帶去的孩子。等等。這些詞含義不同，來源較早。如“不好”指生病，現在知道元人作品就這樣用了，如吳昌齡《張天師》楔子：“張千云：‘有個相公染病，請你看一看。’淨云：‘你那病人不好幾日了？’張千云：‘不好七日了。’”類似這樣的詞語，就是我們要重點考釋研究的對象。

## 二、四川方言詞語考釋的意義

目前在語言學界比較一致的認識，是整個漢語史的研究，必須在有計劃有步驟有選擇地進行斷代的、專題的及專書的語言研究的基礎上，構建完備科學的漢語史。而詞彙研究又是整個漢語史研究的基礎。近二十多年來，詞彙研究與語音和語法研究相

比，還比較薄弱，還有很多問題沒有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要改變這一落後面貌，多角度、全方位地開展對漢語詞彙發展演變歷史的研究，就顯得更為迫切和重要。

詞語考釋，是漢語詞彙史研究的基礎。而方言詞語的考釋，在地域文化研究乃至整個漢語史的研究方面，更是一項艱苦細致而又意義重大的基礎研究。迄今為止，系統而全面地考察某一大的方言分支的詞語的成果還未見到。因此，本課題研究有望為漢語方言詞彙研究從歷時的角度開辟一個新視野、新領域。同時，也為四川方言詞語研究率先走出困境，勾勒出部分詞語的發展演變軌迹，揭示這些詞語在歷史上與全民族文化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為構建科學完備的漢語史提供依據。

有鑒於此，四川方言詞語考釋研究的意義，約略有以下幾點：

1. 方言詞語研究是現代漢語及方言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弄清四川方言與普通話的差異，總結出帶規律性的特徵，有利於讓世人了解四川，有利於推廣普通話，讓四川走出西南，走向世界。

我們之所以這樣說，一個重要的依據，就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曾代表 10 億中國人民站在聯合國的講壇上，用四川話發表講演。從那一刻起，鄧小平與四川方言連同中國的命運，就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

讓世人了解四川，讓四川走向世界，當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它包括許多方面，對四川方言與文化的研究和闡釋，就是其中極為重要的內容。

在歷史上，有許多學者就特別注意對方言尤其是蜀方言的記

錄和整理，如蜀郡成都人揚雄的《方言》，是歷史上第一部“兼采異國殊語，不限一域”<sup>①</sup>的方言著作，開風氣之先。明人李實《蜀語》（以下徑稱《蜀語》），清末張慎儀《蜀方言》（以下徑稱《蜀方言》），現代唐樞《蜀籟》，則是專門匯集或詮釋四川方言詞語的著作。他如明人楊慎的《俗言》和《蜀諺》，清人李調元的《方言藻》和《卍齋瓌錄》、傅崇矩的《成都通覽》，都記載了部分蜀方言詞語。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由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丁聲樹等老一輩學者開展的四川方言語音普查，以及五十年代由四川大學、西南師範學院等單位進行的四川方言調查，先後由楊時逢和甄尚靈等先生整理成《四川方言調查報告》<sup>②</sup>、《四川方言音系》<sup>③</sup>，對世人全面了解四川方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

五十年代以後到八十年代，為推廣普通話，李運益先生等編寫了《四川人怎樣學習普通話》<sup>④</sup>，梁德曼先生出版了《四川方言與普通話》<sup>⑤</sup>。

八十年代以來出版的幾部方言詞典，如王文虎先生等《四川方言詞典》（以下簡稱《川方》）<sup>⑥</sup>，羅韻希先生等《成都話方言詞典》（以下簡稱《成都話》）<sup>⑦</sup>，曾曉渝先生主編《重慶方言詞解》（以下簡稱《重方》）<sup>⑧</sup>，梁德曼先生等《成都方言詞典》（以

① 《蜀方言·凡例》。

②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年，臺北。

③ 《四川大學學報》1960年第3期專號。

④ 重慶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⑤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⑥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⑦ 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

⑧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下簡稱《成方》<sup>①</sup>，對四川方言所作的平面描寫，為研究者或其他想了解現代四川方言的人提供了許多便利，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另外，黃尚軍先生《四川方言與民俗》<sup>②</sup>、崔榮昌先生《四川方言與巴蜀文化》<sup>③</sup>，以及散見於各報刊雜誌有關四川方言的研究文章，人們通過這些專著和論文，對四川方言與文化，以及與全民共同語和文化的關係，會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2. 規範詞語的書寫形式，為有鮮明地方色彩的文藝創作提供參照，可以避免有音無字，或記音不準確，或用字無理據等問題。

在現代文學史上，巴金、郭沫若、李劫人、沙汀等著名作家，創作了大量有四川地方色彩而又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此無庸費辭。其它如四川方言話劇《抓壯丁》，反映當代生活的《山城棒棒軍》、《府河人家》等一系列四川方言電視劇，也取得了很大成功，深受老百姓喜愛。如何使用或提煉生動形象而又含義雋永的方言詞語，來刻劃人物形象，展示文化背景，是擺在文藝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務。

例如，四川方言把在背後貶低或詆毀他人說成“zuàn”。《川方》謂“轉 zuan<sup>3</sup>（動）〈新〉貶低：不要把人～爛了！人家就一點是處都莫得？我不信”，並在《凡例》“收詞範圍”第5條中，特別指出“轉”為“新近產生而又已普遍使用的方言詞

① 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③ 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